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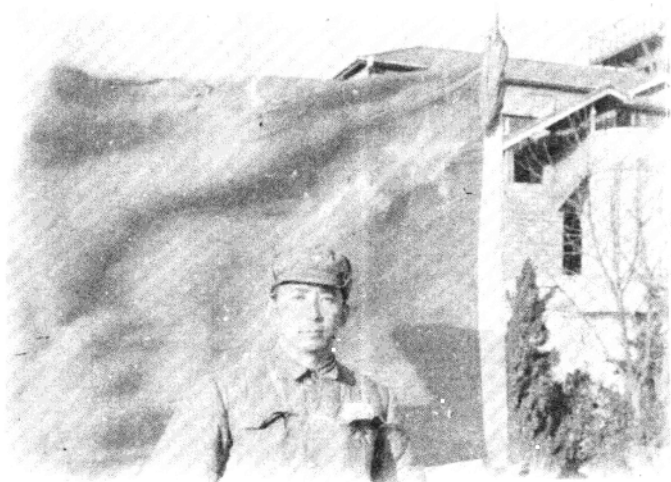
Ws

周
正

86号飞行员的足迹



长春文史资料 48 辑



1951年秋，华东军区政治部授予周正二等功臣时在八一军旗下留影。

飛字第000捌號

周正於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九日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航空軍第一航空學校第一期班飛行科修業期滿考試成績及格准予畢業

此證

校

長劉善士

政治委員光志祐



周正同志：

茲規定你的飛行編號是 086 號

特此通知

中國人民解放軍航空軍司令部

一九五〇年七月一日



周正編號為86號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航空學校畢業證書。



周正(左4)1949年1月28日在合肥市与华东野战军首长合影。



1951年5月1日周正(左2)和战友王兆祥(左1)、张翼(左3)、郭喜棋(左4)合影于南京。

长春文史资料

编辑/《长春文史资料》编辑部

地址/长春市普阳街 65 号

邮编/130062 电话/7697363

印刷/新华广告公司印刷部

吉林省内部报刊准印证 02-051 号

1995/3 目录

-
- | | | |
|--------|---------|------|
| 1、农家宠儿 | 初尝匪患之苦/ | 1 |
| 2、日伪铁蹄 | 踏碎腾达之梦/ | 12 |
| 3、严酷军旅 | 磨练柔弱之躯/ | 33 |
| 4、蓝天骄子 | 跋涉泥淖之中/ | 50 |
| 5、冲破黑雾 | 飞奔光明之地/ | 69 |
| 6、机场健儿 | 高唱豪迈之歌/ | 97 |
| 7、动乱年代 | 低吟心扉之曲/ | 146 |
| 8、壮士暮年 | 跨进宽阔之途/ | 163 |
| 后 记 | | /175 |

1、农家宠儿 初尝匪患之苦

民国初年，东北三省兵荒马乱，奉天省宽甸县东部山区尤其严重。夏季青纱帐一起，胡子就会在夜间出来抢劫，绑票。刚刚从农上升到小地主的周可嘉一家，也感受到了威胁。为了预防万一，他也偷偷地买了一支旧套筒步枪放在家里。这种没经官家许可的枪，人们叫它“黑枪”，一旦给官家发现，就将被没收。

民国十三年(1924年)阴历十二月十三日戌时，周可嘉第三个儿子，也就是我，在小母猪沟(后来的木柱沟)谷家大院降生了。说来也怪，小三儿生来就没有吃到多少母乳，却长得非常结实。可能是天生的好胃口，不论是糕干、包米面或高粱米面，都能消受，都能吃饱。长得粗眉大眼，更很少闹灾生病，全家人都很喜欢，甚至受到邻里和局子里的大兵偏爱。每当大兵们到百姓家讨米要菜，他们一进谷家大院就先来周家争着抢小三儿抱着或举在脖子上东颠西跑。一次，有两个小兵互相争抢，胜利者正在得意时，却被小三儿浇了一脖子尿，而他却说：“童子尿治病，这是我的造化。往后挡住就好了，今天主要是没挡住。”

“挡住”，是我的小名。父母之所以给我起这个小名，是因为我的前面已有两个男孩，还想要个女孩，所以就寄希望于这个名字，能挡住男孩，改生女孩。

说来我的命运实在也不怎么样，出生不到十七个月，胡子就“光顾”了我的家。当胡子跳进谷家大院以后，就狂叫“开门”。看

到谷、周两家都不开门，胡子头就下令烧房子。父亲捅开窗纸一看，一个胡子正在往谷家房盖投火把。草房接触火还得了？他立即赤身提枪从后窗跳出，绕到房头瞄准投土匪就是一枪。只听“妈呀”一声，放火者躺倒在地，接着又是一声“不好，有家伙，快撤！”胡子里迅即逃跑了。

父亲回家提出一桶水，搭起梯子上房把火浇灭了，然后回家穿好衣服，绕院墙巡视一周，再复查一下房盖，火确实已熄灭了，才招呼房东说，胡子已经跑掉了。可是房东大哥只在屋里答话，始终没敢出屋。一场虚惊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天一早，区上的局子来人了，问清始末，查看血迹以后，表扬了几句，就把枪收走了。父亲怕土匪报复，慌忙搬家到凤凰城，直到秋后才回来。

冬去夏来，又是胡子出没的季节，父亲实在折腾不起，只好去宽甸城内找老爹和继母商议，把三个孩子寄住他们家。自己在乡下，夜间只好置身野地露宿。

可怜天下父母心，父亲过不了几天，就要买一些糖果、糕点去城里看孩子。

一次来探，正赶上大哥、二哥和叔叔们出去玩了，只有我和奶奶、老姑唠闲嗑。他等了好一阵子，考虑到回乡下还得赶六七十里路，只好离去了。

我一看爹走，就喊叫着要跟回家。爹哄不听，就打了我两巴掌，把我推给奶奶自己走了。我挣脱奶奶，直向父亲追去，追到大门口，门已关上了，就从狗洞爬出，朝父亲走去的方向紧追。追呀追，从东门里追到过街楼，又从过街楼追到西门里，足足追出3里路，也没有追上，没有办法了，就坐在地上大哭起来。

突然从路北小门楼里走出了个叔叔问：“小孩你哭什么？”“我爹走了。”“你爹没走，在我们这里呢。”“是真的？”“是真的，你跟我进来吧。”进屋后，叔叔说：“别哭了，你爹在里屋谈事呢，你就在这

等着吧。”仔细一听，确实有人在里屋说话。我等呀等，等了好一会儿，屋里的人才开门往外走。我急忙追出一看，哪里有我爹？回头问：“我爹在哪儿？”叔叔笑着答：“你爹早就走了。”

此时此刻，我不仅没有找到爹，甚至奶奶家也找不到了，只有使劲儿地哭。正在这时，四叔、老叔、大哥、二哥来找我。一看到亲人，我的哭声又提高了。还是四叔有办法，他把我搂在怀里，顺手从兜里取出两个铜子，叫大哥去给我买一个小香瓜，才止住了我的涕哭，然后把我背起来回家了。

当晚儿熄灯后，奶奶轻轻地站起来，从窗钩上取下糖果筐，拿出一些吃的给老叔。我见了，叫了一声“奶奶！”奶奶赶忙拿出一块糖塞进我的嘴里。虽然只是一块糖，我已经知足了，因为我知道，睡在里屋的大哥、二哥什么也没捞着。

时至金秋，爹来接孩子，大哥、二哥都搭乘重载铁瓦大车先走了，只有我和爹相携步行。爷儿俩一路走走背背，背背走走，说个不停。当讲到夜间多次吃糖的时候，爹动感情了，泪水夺眶而出。

第二年夏天，爹不再提送孩子进城了。青纱帐一起，他就带着三个孩子到野地去露天过夜。也许是因为受潮了吧，我们兄弟三人都长了疥疮，乡下又没药，痒的难受，不是挠破出黄水，就是出血。

伯父的三个男孩和大哥都已超过入学年龄，送官学离家特远，上学就得住宿，家里不放心，因此大哥上学不到一年就和三位堂兄一起退学了。怎么办？经爹和患了中度中风的伯父商量，由伯父当先生，在伯父家读私塾，二哥也参加进去。我在家实在寂寞，整天吵着也要去上学，爹一狠心就带我去试一试。

当我露着屁股随爹到伯父家时，一进门，继伯母就半开玩笑说：“挡住，你这样，露着‘三件’（生殖器）来上学，你不害臊？我看你是不要脸啦！”我一听觉得不是滋味，含着眼泪一头钻到椅子底下去了，直到听到伯父说：“三儿，我收你这学生，出来上炕坐吧！”

我这才红着脸儿上炕了。堂兄周梦章帮我钉了个本本，还在本本上用楷书写了几行《三字经》，这就是我得到的唯一的小本本。

开始时，先由堂兄领读。诵读几遍以后，我就自己读。但是我读的《三字经》都是按自己的理解来读，有些地方和原书不大一样。如我读的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狗’不‘叫’，‘上南山’。”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到了阴历腊月初八前夕，私塾休学了，我们哥儿三个一起回家准备过年。“年纸”（年货）打（买）回来了，大哥首先垄断爆竹。他说：“为了响声大，得先把爆竹放在炕席底下烘着，谁也不能动。”到了除夕晚上，大哥就想先放几炮过瘾，为了避免弟弟有意见，就对弟弟说：“兄弟，今晚是大年三十儿，阴曹地府的三千恶鬼可都放出来了，咱们得当心点，可不能冲撞他们。”一看两个弟弟面带惧色，便提高嗓子说：“哎呀不好，我的腿肚子怎这样疼呢？准是叫鬼招的，我得去放几炮震一震。”于是点上一支香，取出几个炮仗到厅门前放了。放完后，弟弟们问：“你腿还疼吗？”答：“好了，好了，一点也不疼了。”

“接神”的时间到了，挑鞭炮和放“二踢脚”的任务当然还是大哥的事，两个弟弟到头来只能各得半盘小鞭，再拆开一颗一颗地放了。

四弟出世以后，我就和爹睡在一起了。冬天夜长，为了省油，都是天黑就睡，天亮就起。躺在炕上睡不着觉，我就缠着爹讲“瞎话”（故事）。天天晚上讲，哪有那么多“瞎话”？没有新的，就得车轱辘式地反复讲。反复讲，也听不厌。讲错的地方，我还帮助纠正。每当妈插一句“又‘倒粪’（反反复复地说）”，睡在炕梢的大哥就哈哈笑。我就制止说：“笑什么？我乐意听。”

提起讲“瞎话”，爹津津乐道的倒是他自己经历的几件。

“嫁祸于人”。这个故事是爹小时在小佛爷沟读书时亲自干的一件事。一天晚上上自习时，先生以自家有事为借口，指定大学长

主管当天的晚自习。先生走后，爹就说：“今天夜间，河边那儿有皮影，先生准是去看戏，才说家有事（这天晚上是村里集资请唐山来的班子演驴皮影），叫咱们上自习。咱们不能干，咱们也应该去看戏。”经他这样一鼓动，同学们都表示赞成，大学长只好依了大家。

大家到河边来看戏，挤呀挤，很快就挤到戏台前面了，一转头，左前方不就是先生吗？先生稍稍转过脸去，假装没有看见学生。可是学生们害怕了，你捅捅我，我碰碰你，寻思寻思，还是撤为上计。离开戏台到哪里去？回去上自习不甘心。又是爹出的点子，下河去捉蛤蟆摸蝌蚪去。

下河总有收获，几只蛤蟆，几个 蚪到手了。又是爹的主意，从窗户放进了先生的宿舍。

夜深，先生看完了皮影也困了，回来可能没点灯就睡下了。可这些个小动物能让他消停吗？

第二天上午，先生一进课堂，就追问谁是主谋？大学长吱吱吾吾。先生就向讲台扣击戒尺，吓唬大家：“不说出主谋，每人各打十大板。”同学们害怕了，不少人都把目光转向爹的方向。爹一看不妙，于是也把目光投向身旁的于华谱同学（以后成了我的珠算老师）。老师明白了，就把于华谱叫起来背书。他背不下来，就一边打他的手板，一边说：“我叫你不背书出歪点子，日后有你瞧的。”可怜一个老实人，竟当了“替罪羊”。

“略施小计，制服了地主”。东北早年被称为塞北不毛之地，宽甸东部山区，更是一派深山老林，坐地户老财都是跑马占荒的。后来关里人逃荒到此地，就变成了垦荒者。原本规定开荒3年后向占荒户缴地租，租量也较少。现在开荒人逐渐的多了，几家坐地户就一起提出再成倍地增加地租。新开荒者和自耕农当然反对，要求地主按原来的规定收租。双方各不相让。垦荒者提起上诉，大家派代表到凤凰城县太爷处打官司。地主方面的代表知道对方没带多少钱和粮，就买通县衙门，请他们拖四个月开庭，暗中达成了

默契。

耕方代表已把呈子递上，县里也收了呈子，就是迟迟不开庭。地主方面的代表却在豪华的旅馆里天天大吃大喝。眼看耕方代表的钱、粮日益减少，已经在小店里开始喝稀粥，还是不见来传。正在这危急之时，15岁的周可嘉到小店来了。他一进小店就向躺在大炕上的几个代表笑哈哈地说：“快都起来，我给你们带来了好消息，乡亲们又给你们筹集了许多粮米和银元，明天就到，这一回可够你们半年用的了。”代表们一听都精神了，纷纷起来，准备长期坚持打官司。喜讯不翼而飞，对面旅馆的地主代表沉不住气了，立即研究对策。他们自知理亏，一开庭准遭败诉，与其在大堂上丢丑，不如在堂外议和。就这样，第二天，他们就主动找耕方代表来议和，表示愿意仍按老办法收租，重新签名画押。一场官司就这样私了了，大家一团和气地一起回家了。嗣后，地户们都夸可嘉机灵，而地主们却大悔上当。

由于我经常和爹睡在一起，更增加了父子之情。不管爹走到哪里，我都要跟着。为此，妈就骂我是“跟屁虫”（孩子跟随大人，不肯离开）。

没过多久，爹要给还没有大名的挡住和老四起名了。他自做主张，给我起名为梦龙，老四为梦顺。

其实，梦龙这名子爹老早就确定了，究其源还是由于爹迷信梦。也正是这梦才帮了我的大忙，E没有因为家穷而辍学。这个谜底直到我考取了陆军军官学校以后，爹才亲口道破。

实际上，这是从两次梦确定的。第一次梦，是在我虚岁4岁那年。梦情是爹看见了三位猎人从南山上追赶下一只已经中了火枪砂子的小白虎。这个小白虎扑向爹，并喊了一声救命，就把他惊醒了。此刻正是我搂住爹的脖子，而且一身滚烫。爹预感到不好，即推醒身旁的妈说：“他妈，赶快醒来。”“啥事？”“小三儿要生病。不过不要紧，他伤的不重。”妈问：“什么伤？”爹吱吱吾吾，没做正面答

复，因为他怕说破。第二天，我果然出了麻疹，不太重，过几天就好了。

第二次梦，是发生在次年的大年初二晚上。也许是由于初一晚上守岁，初二晚上，他感到特别累，才大做其梦。梦情是他跪在宗谱前面，请求祖宗告诉自己，四个孩子将来会成什么样的人？祖宗答：你就往香烟上瞧吧！果然四个孩子依序从香烟中出现了，唯独小三儿是穿蟒袍挎玉带的官儿。由此，他便认定三儿一定是白虎星下凡，将来必定能成为一员虎将。于是，下定决心培养我念书，以求取功名。为了不说破，就避虎而定名梦龙。再加上以后批“八字”（出生年月日時按干支计共八个字）的算命先生瞎吹，更加强了他的这种信念。

民国二十年（1931年），我已经8岁了。由于乡下胡子越来越多，全家决定和爷爷、奶奶一起搬到宽甸城西门外高家大院去住。做为房户，爷爷住西厢，爹住前屋。

搬家前，妈提出要回娘家给姥爷、姥姥上坟，爹同意了。

姥爷家，很早就人丁不旺，唯一的一个亲舅，早在18岁就夭亡了。姥爷、姥姥都没有活过65岁也先后故去了。妈到周家很少回娘家，姥爷、姥姥去世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这次要进城了，何时再回来，不敢想象，所以才提出走前，先到堂舅家串个门，顺便给老人上个坟，以表一片孝心。

爹叫堂兄周梦春大哥帮妈牵马同往，我也吵着要跟去。大人不同意，我就诡称途经赵家堡子时，就去赵家看奶奶。这是两天前奶奶来家时说的，她曾想叫我去她娘家和她一起住两天。

爹、妈同意了，我就马前马后跟着妈妈出发了。当途经赵家堡子时，我就一马当先冲过赵家大门，一个劲儿地往前跑。不管大哥和妈如何在后面招呼，我连头都不回，一直跑出了好几百米。大哥说情了，妈妈也只好同意。

没有想到，我这一次给姥爷、姥姥上坟，竟是此生唯一的一次。

时至今日，连坟址在何处也不得而知了。

全家搬进高家大院不久，五叔就结婚了。大嫂的爹为了防止意外（怕土匪奸污），也把未满17岁的女儿送到周家和16岁的大哥“上了头”（不举行婚礼结婚）。以后不久，乡下就大乱了。爷爷眼看一笔家产将要受损失，连着急带上火，没过多久就故去了。从此，我就常去奶奶家，和四婶、五婶也建立了感情，并成为这个家庭中最受欢迎的孩子。

春天开学，大哥、二哥和老叔都上县立第三小学了，分别读三年、一年和二年。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高高兴兴地上学了，心里十分着急，也想跟他们去。

至仲夏，哥、叔们又愉快地回家吃午饭了，我又按既定方针，匆匆扒拉两口饭，就先到进城的路口处等上了。一见哥、叔们走来，又拿出了老办法，一个劲儿地往前跑，大哥喊，往哪跑，我硬是不回答。大哥明白了，急从后边追赶来把我抓住，按倒在地上，边打边说：“你露个屁股上哪门子学？”我哭着闹着，非要跟去上学不可。还是二哥劝哭有效，答应天天晚上教我一年级课程，我才抹去眼泪回家了。

从此，每到哥、叔们在家晚自习时，我就要掺合进来乱打岔。为此，不知被大哥蹬过多少脚，挨过多少拳，流过多少眼泪，我都坚持挺住了。

有志者事竟成。到年底，我已学会了一年级的全部课程。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春，爹终于同意送我上学了，也在县立第三小学。

上学后，一年级的课程我已是轻车熟路，没有感到任何压力。但也有挨爹打骂的时候，这主要是发生在练写毛笔字上。我生来本是“左撇子”，干什么事，总是以左手为主。第一个强改过来的，是拿筷子，说不用右手使筷，就别想上学，才很快改过来了。现在写毛笔字，又感到不得劲儿，特别在爹监视下，就更容易用左手拿

笔。此情一出现，就吃巴掌，因而常常是伴着眼泪写大字。

从学校回家第一次挨骂，是因为推了个平头。爹骂我“秃不起”。什么叫“秃不起”？就是小圆头、小平头之谓也。

周家男孩一向是剃光头。剃头的顺序，从来小的先剃，由小到大。开始剃刀锋利，剃头不疼，后来剃刀钝了，疼得难受。因此剃头对大哥来说，早已是受洋罪的事。

阴历二月初二一过，剃头师傅就到学校给大家推头。大哥很想推，又害怕回家挨骂，于是就鼓励我先推。如果被默认了，然后他们再推。

“小平头”一进门就挨爹的一顿臭骂，硬是又把这个“秃不起”改变成“秃老亮”（光头），大哥的如意算盘也落空了。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侵略，东北的政局日益紧张，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工商界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宽甸这个小城也是标语口号上墙，民众相聚声讨。同时土匪猖獗，百姓深遭涂炭，能供孩子上学的仅是微微寥寥。为此，第三小学一年级只有8名儿童前来上学。

“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日本鬼子关东军占领沈阳，进而夺下长春、哈尔滨，并向全东北伸出魔爪。小城宽甸已是风雨飘摇了。刚听丁超、李杜部抵抗，又闻金日成聚众揭竿而起，街谈巷议，众说纷纭。有的说，这下可好了，有了遍地的“朱毛”（指朱德、毛泽东），小鬼子已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啦。群情激昂。但是，更有许多乌七八糟的胡子、土顽，也在打着抗日的旗号，鱼肉乡里，乡下大乱，民不聊生。

一个秋末冬初的早晨，上课钟刚刚打过，老师就脸色苍白的闯进教室喊：“大家都快趴下，土匪攻城了。”霎时，枪声四起，炮声隆隆，一场激烈的枪战开始了。

土匪们是从西门外打过来的。第三小学正在西门里的县大队伍的东侧，因此枪声、喊声格外吓人。

听说土匪把西城门打开了，西北炮台也被土匪占领了，县大队部还被打死一些人。枪炮一直猛响到下午3点，才逐渐稀疏下来。说是土匪已经撤退了，城内的同学一批批往外输送，最后还剩下西门外这批无法送出去。校长一个劲儿地打电话，声音嘶哑了，老师也变了声调。正在手足无措的时候，西门外隋家堡子的一位学生家长到学校来了。他是一早进城买东西，被隔在城里的。他听说城东门可以放行了，就自告奋勇说，他可以领这批人经东门绕城北大道，圈回西门外。

一经决定，一行按计划出发了。前半段还是平安无事，当大家走到西北炮台的北面时，突然炮台打来冷枪，枪声震耳。一颗子弹在大哥脚前崩起一股沙子，吓得大家迅猛向西北方向跑去。跑经王家店的卵石墙时，大哥和我不知哪来的力气，5尺高的墙竟一蹬，翻身而越。可是二哥和老叔都阻在墙外，不知所措，最后还是由大哥和我的接应，才好歹爬过来，穿过菜园转入王家了。王家是开大车店的，女掌柜当家。好一个老板娘，胆子确实不小。尽管屋外炮声轰隆隆响，她却自如地坐在外屋地下摊煎饼。看学生们来了，就顺手拿起几张滚热的煎饼，让大家坐在炕沿上吃，并说：“孩子们别怕，枪子是不打好人的。都一天没吃东西了，就吃点煎饼填填肚子吧。”可是谁也没吃多少。

大家都想回家了。王掌柜和大家一起走向大门口，刚向外一探头，一颗老母猪炮弹在野地爆炸了。他急忙把头缩回来。当大哥再探头时，忽然看见五叔从西面快步走来。他喊五叔，五叔来了。五叔说：“没有事，土匪都往西撤了。我就是被抓去赶子弹车辆，偷着跑回来的，都跟我回家吧！”

到家时，大门还是关着的。进门一看，妈还顶着铜盆坐在炕沿底下呢！她一看孩子们都回来了，忘了恐惧，起来给大家做饭吃。

第二天，在县大队当兵的一位老亲来我家养伤，5天以后，又回部队去了。不数日，学校又开始复课。年终考试，我以98.8分

的成绩,名列第一。全家都很高兴。

2、日伪铁蹄 踏碎腾达之梦

“九·一八”以后，整个东北乱糟糟，农村乡镇更是一塌糊涂。高处看，恰如汛江滚滚，泥沙俱泻。革命爱国者激昂慷慨，媚敌卖国者卑膝奴颜，土豪恶霸竞相斗势，残匪胡子割地称雄。而最最倒霉的却是黎民百姓。他们饥寒交迫，惶惶不可终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经济条件稍微好一点的，更如惊弓之鸟，纷纷迁入城内避难。

乡下官学停办了，城内各校爆满了！第三小学的二年生一开学就从8人陡增到68人。学生高高矮矮，犹如叔侄同班。这时，我又结识了许多新朋友。每天打打闹闹，疯疯狂狂，没过多久，就变成了个小顽童，只是由于老师的偏爱，才仍然提名我为大班的级长和研究长。

开学三个月了，第一次小考已经张榜。一年期考高分第一的周梦龙，名落为第八。

消息到家，睡觉前，父亲开骂了！什么熊蛋包呀！窝囊废呀！不要脸呀！越活越“回旋”（退步）呀！……总之是什么难听骂什么！什么解恨说什么！骂得我狗血喷头，无地容身。我一言不发，大气不哈，热泪涌流了！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后悔了，悔恨自己贪玩特甚。

我知错了！过则勿惮改。要改就改，要痛改快改，必须拿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决心来改。我一日之间判若两人。

君不见，我和我的那一群小“同学”，不是已由群打、群战，变成
为群翻、群读、群想、群算了么？

君不见，“傅罗圈”（因家开罗圈铺而得名），不是已由毛毬、皮
球的“施主”，变成为古文、唐诗、成语集和珠算本的供给员了么？

君不见，顽童们不是已由课后封书扔笔，而变成为课前集体预
习了么？

这种种种种，如此这般，研究长不是都在起作用么？

期考发榜了！周梦龙名列第二，对此，我已无憾了！因为我知
道，如果不是由于那张很不像样子的仅得 60 分的红蓝白（应为黑）
但我没有染色满地黄的伪满“国旗”画，第一属谁，还需要再商量
呢。

日本侵略者把前清逊帝溥仪套回东北，并把他摆到了“执政”
的傀儡位置上，定“国号”为“大同”，在我们东北建立了一个伪满洲
国。近日，县里业已传来消息，说“关东军守备队近日将进驻宽
甸”，要求各校绘制好“日满国旗”，准备迎接。

谁料几天以后的一个早晨，天将拂晓，南门外突然枪炮如雨，
喊声惊人。百姓吓坏了。城里城外，老少男女，倾城向北郊娘娘顶
子狂逃。一时孩哭娘叫，好不凄惨！

我从梦中惊醒，急忙穿好衣服，接过妈交给的半面袋包米炒
面，扛在肩上，拔起赤脚就跑。听到爹爹的骂声，才回转头来，随家
人同行。

当晚，全家都在娘娘沟的一个大平石上露宿。回视满山遍野，
呼男唤女之声凄惨，婴儿啼哭之声频传。据悉，在山中成亲者不
少，逃难中婴儿坠地者多起。实在是多灾多难的年月呀！

第二天，父亲回去听消息，方知昨日进城者，乃是忠于“皇军”
（日本侵略军）的部队。他们是来“接收”县政府和公安局的。他们
其实是没费一枪一炮。所听到的枪炮声，原来都是放入大铁桶内
点燃的鞭炮。由于早有内应，一切“接管”顺利，如此而已。一天之